

生命定位三稜鏡：

論張惠菁小說〈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筆記〉

羅夏美¹

摘要

張惠菁 (1971-)，台灣新銳作家。1997 年以中篇小說〈蒙田筆記〉獲得中央日報文學獎。此後持續創作、頻頻獲獎而極受文壇矚目，是新生代「知性書寫」的重要作家。〈蒙田筆記〉的主題是「我為什麼活著？」，一個千古艱難的大哉問。這條混沌奧秘的問題光束，滲入了既迷離又清醒的小說文本三稜鏡，折射出幾縷色澤鮮豔而高反差的生命光譜。這些生命光譜試圖探索人生的意義與方向。在跨越千禧的世紀之交，〈蒙田筆記〉是當代生命定位的一個深湛又有奇趣的探究範例，引發筆者深究的興味。因此，本文參照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隨筆集》中的思想，論述小說〈蒙田筆記〉的基底問題及生命光譜。文中聚焦於幾個重要議題：蒙田的隱逸文人的「人生哲學」、研究生的理性批判的「生活非美學」、胡媛媛的後現代的「娛樂道德」，以及這三種生命色澤的重疊與扞格之處。小說中這三個主要角色分別探索智慧、思想、身體三種生命方向，有人已定位，有人未完成。蒙田的生命已定位於《隨筆集》這一「立言」三不朽，因而在本文的結語中，筆者認為《隨筆集》的生命智慧或可為仍為生命困惑的小說角色指引出一條安身立命之道，從而展開認知自我、定位生命的旅程。

關鍵詞：張惠菁、〈蒙田筆記〉、《蒙田隨筆全集》、生命定位、後現代

¹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訊作者：羅夏美，聯絡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聯絡電話：06-253-3131 # 8448，
E-mail: rosa@mail.stust.edu.tw

壹、緒論

張惠菁（1971—），台灣當代「知性書寫」名家之一¹。〈蒙田筆記〉形式穎異、文思新奇，小說的主題是「我為什麼活著？」，一個既遠古又時新的大哉問。在跨越千禧的世紀之交，物質與科學高度發達，生命的茫昧與意義的焦慮反而相對迫顯；〈蒙田筆記〉是當代生命定位的一個意旨遙深又有創意的探究範例，引發筆者深思的興味。

中篇小說〈蒙田筆記〉敘述歷史系研究生書寫學期報告的過程，她的報告研究對象是十六世紀法國哲人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蒙田著有《蒙田隨筆全集》三卷，張惠菁小說〈蒙田筆記〉的命名源由閱讀、筆記《蒙田隨筆全集》（以下簡稱《隨筆集》）而來。現代白話小說而自名為「筆記」，意在宣告小說的「跨文類」現象，可較自由的抒發小說家的個人見解，而不必拘泥於情節人物。全文以雙線交叉環復結構編織情節，一線是報告的主題，蒙田的隱居田園生活；二線是現實生活中朋友胡媛媛的感情生活。全篇時光、地景遊移綰結於當代臺北街頭與十六世紀法國莊園；體裁橫跨小說與筆記；小說篇名及各章節以《隨筆集》相關字句命名。章節標目與章節內文形成交互映照指涉的互文關係。

首章並置研究生對蒙田隱居生活的想像、研究生與胡媛媛可有可無的交往，與研究生對蒙田、胡媛媛及其相關生命型態的分析、批判。次章借研究生要交蒙田期末報告的藉口與奇思，將原來毫不相干的蒙田與胡媛媛強行比照，讓兩者互相激盪啟發，試圖尋找、定位他們存在的共同基礎。三章：研究生更深廣的解讀、誤讀蒙田與胡媛媛二人之間的相似性，比如蒙田之尋溯父親、定義死亡；胡媛媛之依賴星座、信仰算命。四章：蒙田透過書寫隨筆審視「理想自我」、胡媛媛透過各種流行時尚審視「理想自我」；蒙田偏執於「理想命運」而隱居、摒拒外部世界，平和邁向死亡。胡媛媛偏執於自戀而將自我鏡象既投射也追索於外部世界，安然的邁向情愛崎路。藉由比照兩人審視自我與自外於世界的方式，研究生更清晰的分析出兩人的相似處，也更深入的批判了兩人的生命基調。五章情節急轉直下：蒙田偶然間因蒐尋到父親的紀念遺物而走出隱居莊園，因而發現父親及莊園生活的另一面，逆轉了他對命運領航標的一父親一的瞭解，也崩解了他對外部世界的摒拒；胡媛媛竟為失戀而傷心淚下，推翻了研究生對她所做的一切「自戀型人格」心理分析。終章：蒙田無意間啟動了村莊的獵巫裝置，因而燒毀了隱居莊園，也燒毀了閉鎖的命運；胡媛媛為愛人而流淚，因而否證了研究生對她所做的自戀推理；研究生不小心弄潮了她的蒙田報告筆記本，因而漫渙了她處心積慮建構起來的，對蒙田與胡媛媛生命基調的分析記錄。小說終結於尋不到生命定位的恆河沙數荒漠意象。

1 如張瑞芬（2006：414）指出：「跨越世紀末與世紀初的台灣女性散文，由於一群新銳寫手的出現，逐漸走出了有別於傳統抒情的美文的知性路線。高學歷、國際觀、單身和都會取向成為她們的共相，張小虹、柯裕棻、張惠菁則最為其中代表。」

楊照(1999:4)認為作者清醒理性地編織著小說虛構的迷夢，讓不應該、不可能有關係的生命牽扯在一起，在高度差異中去自由撞擊、去互相見證解釋。而小說的真意卻直指人與人之間那永遠超越不了的「本質上的陌生」，每個人都是個島，包圍在洶湧危險的海域裡，島與島之間的來往都只是假象與扮演。李爽學(2004:99)認為〈蒙田筆記〉不斷呼應拉康(Jaques Lacan)的鏡象觀，用稗官筆法素描蒙田日益枯索的人世關照，以強調出《隨筆集》是蒙田生命之所托與奇思鬼想之所寄，也就是說，《隨筆集》是蒙田的拉康之鏡，他的「顧盼自雄只能存在於生命的側寫中」；而類如蒙田，胡媛媛「拉康式的顧盼乃存在於她的自我凝視裡」。王德威(2000:4)指出中篇小說〈蒙田筆記〉是敘述者與蒙田的想像對話，望之突兀卻能反襯出蒙田散文及思想無為而無不可為的精神；而張惠菁其他的短篇小說中總有一種隱約的牽引，似在四出遊蕩，「找尋(已經不在的)安身立命的方位」。

雖然蒙田存活於十六世紀，但侯作珍(2009:376)認為小說中的蒙田代表著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現代主義式自我，他自以為繼承著父親的隱士命運，恆定不變地與世俗隔絕以維護自我的完整、超越與救贖，這是蒙田理想型自我的投射；卻在發現父親並未終生隱居的秘密後頓感自我價值幻滅，與之相連的理想自我形象也隨之崩解；小說因此揭露出現代主義式的自我只是個人的理想性虛構。此外，研究生批判胡媛媛透過命理和流行資訊所建構出的擬像自我，呈現了後現代主義式的自我其實已被外物所穿透，所謂的主體性也不再存在，而成為零散扁平、沒有個性的個體。研究生「對現代主義的自我和後現代的擬像自我都加以質疑拆解，反映出解構的精神，但她仍懷有一種尋找主體所寄的渴望，並未放棄對某種主體性的深層信念，因此仍和現代主義的主體堅持有共通之處」。也就是說，敘述者擺盪在現代主義的精神救贖式主體與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式「去主體」之間。

這些評論都能個別提點出小說的特色與強項，但筆者「悅」讀〈蒙田筆記〉之時，有一個深深的疑惑不時浮現腦際，筆者認為，小說認真探問的是——「我為什麼活著？」，一個既遠古又時新的議題，一個既私密又具當代性和普遍性的問題，一個千古艱難的大哉問。文藝復興後期法國最重要的人文思想家蒙田如此問著，擺盪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主體之間的研究生如此問著，即連被後現代文化商品化徹底異化的花蝴蝶標本胡媛媛也如此問著。

蒙田身處十六世紀法國優雅貴族的上流社會，卻隱然承受著戰亂頻仍、時局動盪的威脅，其時經院哲學盛行、人本主義肇興；他的《隨筆集》藉由先賢前哲的英雄世蹟與光輝詩文，激盪出徹底的懷疑論與人本思想，建構了不朽的哲思與文名，以探問生命的茫昧與存在的意義。研究生與胡媛媛身處二十世紀千禧之交的後現代台灣，此時各式資訊與知識不斷外爆與內爆，如何快速而有效率的吸收並運用本土與歐美進出口的，層出不窮的文化商品，以呈顯出「知識菁英」的見識與定位，是研究生這類知識份子共有的焦慮與必要的配備。此時跨國資本的商業行銷千變萬化、無孔不入，虛擬出全球化無國界的時尚邦聯，不斷地鼓動人們

消費再消費；時尚美姝胡媛媛，如何在茫茫的物品之流中蒐購、擺弄各種指涉身份地位個性的玩意兒，以便擬仿出一個「有個性的自我」，以便掌握或是定位於這個世界（Baudrillard, 1970/2006：57, Baudrillard, 1968/1997：119）？也就是說，如何在物的「記號」裡披荊斬棘地拼湊出所謂的「靈魂」？這是胡媛媛這類消費者的終生職志。蒙田、研究生、胡媛媛都在自己的宇宙中探問「我為什麼活著？」，都在探問自己的生命定位與意義。這個主題如此深湛又有奇趣，卻未曾被學者論及，留下一個論述的空缺。

小說不是深山空谷裡的野花草，也不是遙遠銀河裡的無名星，小說發表本欲索求人們的命名、注目與善解。1997年張惠菁以〈蒙田筆記〉競逐「第十屆中央日報文學獎」，書寫之際，應當有它預設的理想讀者與遙深的旨趣。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說，筆者認為「我為什麼活著？」是小說創作的基石，一顆折射生命定位的三稜鏡，其中有蒙田鐵灰色的智慧、研究生冰藍色的理性和胡媛媛玫瑰色的影像。筆者擬從兩個主要層面切入詮釋：其一是釐析三色相合處，那有志一同的生命質疑與定位追尋。其二是對照三色扞格處，挖掘三者互相反差激盪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以趨近那混沌奧秘的、生命定位的變化與流動的可能性。希望透過本文的分析，能詮釋出小說的精義，切要而周延的論述出小說的主題，另闢一條詮釋的蹊徑。

貳、生命光譜之一：蒙田——隱逸文人的的人生哲學

小說故事啟始於歷史系研究生某日上街買牛奶，無心回望紅磚道來時路，發現不慎滲露了的乳汁一路迤邐花糊了。此時，她想起了學期報告的研究對象蒙田，浮想聯翩的「看到」了蒙田的光頭身影，緩緩步行在中古世紀的法國莊園早春山丘，他的羊皮酒瓶一路滲漏著豔紅色的酒汁。蒙田坐了下來，聞聞那剩餘的酒香，開始閱讀一本拉丁文書冊。漸漸老邁的隱士蒙田，日日乾燥地重複著自身，那天下午，竟和一隻貓聊起天來，貓說牠不是貓，甚且問起蒙田「你是什麼？」這樣諱莫高深永遠無解的哲學問題，貓從此和蒙田舒適愜意的一起隱居了。某日蒙田翻了一顆毛線球要給貓玩，想著到底是貓取樂於蒙田還是蒙田取樂於貓？並且把這樣的句子寫進《隨筆集》。蒙田瑣碎地追憶著他曾經有過的家人、他的父親，他所繼承的父親的莊園和隱士的命運……，浮想到半夜，研究生不得不回歸現實，無奈的動筆續寫三天內要繳交的蒙田學期報告，她琢磨著自己筆記上的片段：

透過懷疑主義的策略，蒙田將對人類智勢力的信任逼進難以確定的窘境。人類邏輯與理性分析的能力都在懷疑論的思考下受到質疑。上帝與世界的真理於是都劃歸信仰的不可抽繹歸納的領域。唯一可知的知識是環繞著自我建構的知識……（張惠菁，1999：24）

筆記如此冰冷僵硬，令人不耐，研究生遂開始質疑起為什麼蒙田要三十七歲就隱居，大半生都只在閒暇閱讀，不斷地思考與書寫關於自己生命的種種意義？他的生活如此百無聊賴、瑣碎重複，他的書寫還能具有意義嗎？研究生自覺這樣的報告無趣且無以為繼，為了激起寫報告的靈感，只得繼續浮想聯翩的「看到」蒙田的病痛、衰朽、孤獨、沈思、閉鎖和無盡的書寫，暗示蒙田的名篇〈探究哲理就是學習死亡〉應是在慶幸死亡能為蒙田那靜止、病弱、老衰的隱士命運貼上最後的封條，正面地終結生命的無味與痛苦。羅馬時代的詩人盧坎 (Lucan)被暴君尼祿 (Nero)利刃處死，臨終之際纏綿眷戀著的卻是一句自己曾經寫下的詩句。研究生認為蒙田深受觸動的是盧坎對自己書寫的作品那至死不渝的愛，作品是自己精神上的孩子、自己靈魂上的面貌，唯有文字輝煌作者的自我！研究生由此揣想蒙田的心境，揣想他因此能於數十年間 (1572-1592)孜孜不倦地對著沈默無語的世界絮絮地書寫。

研究生繼續推論著蒙田的書寫與隱居，應是為了要完善保護與反覆審視那一個理想型的、純粹不變的自己，確定自己不會被外界的世變所滲漏或扭曲，而這無非就是自戀，就是某種對自我影像的執迷與追索。研究生其後「看到」某日貓浪遊回來，不甚耐煩地和蒙田聊起父親臨終前最心愛的遺物，一枚刻著水仙花圖案的小銅板；貓無謂地告訴蒙田，在莊園村子裡某戶人家的木門上，牠見到一模一樣的紋刻。數日後蒙田終於動身去追尋這個微妙的訊息，幾經波折之後，蒙田發現那其實只不過是父親晚年從他迷戀的年輕妓女那裡取來的紀念物罷了。蒙田多年來所精心建構的，自以為繼承自父親的，純粹、理想、超越現實的隱士命運，因此徹底地翻覆且崩潰了。

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張惠菁以稗官野史的筆調，虛構蒙田的所思所行，在神秘浮想、誇張突梯的情節中時而閃爍著慧語詩言。但筆者認為，只要翻看蒙田《隨筆集》，就可以發現小說敘述者故意在「誤讀」蒙田，並且把他「演義」化了；蒙田其人其隨筆，實是在隱居中殷勤地探問「我為什麼活著？」，探問生命的定位與意義。因為，其一，不足二十歲的時候，父親便為蒙田安排了一次壯麗的歐洲旅行，七八名僕從護衛著這位風度翩翩的貴族公子，在歐洲大陸上游蕩經年，其中多少風流韻事，不期然的豔遇(蔡曉濱，2010:94)。四十八歲時又離開妻女去度假浪遊年餘，從巴黎、德國、奧地利、義大利到羅馬 (Montaigne, 1595/1997 上卷：018、下卷：206)。在《隨筆集》裡蒙田毫不忌諱地談兩性問題²，而且談得很透徹，完全是個性情中人(馬振騁，2009)。他的《隨筆集》甚且曾招致「煽動情慾」的負評(Montaigne, 1595/1997 上卷：031、035)……所以，蒙田怎麼可能如小說敘述者研究生所浮想的，只因偶然發現了父親晚年仍然召妓，就輕易的使他的隱士世界轟然崩塌？

2 比如 Michel de Montaigne (1595/1997). *Montaigne Essais*. 潘麗珍、王論躍、丁步洲(譯)。蒙田隨筆全集。台北：臺灣商務。中卷第十二章〈雷蒙·賽邦贊〉、下卷第五章〈論維吉爾的詩〉。

其二，蒙田隱居是為了能靜心探究人生的本原意義，不是如研究生所浮想的「純粹自戀」，或是索然乏味求死以終。蒙田追求生命的幸福快樂，主張人要成為創造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且要生活得豐盈飽滿（蔡曉濱，2010：95）。《隨筆集》中隨處可見蒙田特別研讀了凱撒和亞歷山大的生平，他們在戎馬倥傯之餘，仍盡情地享受著生活的樂趣。他的名篇〈要生活得寫意〉如是說：

跳舞的時候我便跳舞，睡覺的時候我就睡覺。即便我一人在優美的花園中散步……。我知道凱撒與亞歷山大就在活動最繁忙的時候，仍然充分享受自然的、也就是必需的、正當的生活樂趣。……您懂得考慮自己的生活，懂得去安排它，那您就做了最重要的事情了。……我們的責任是調整我們的生活習慣，而不是去編書；是使我們的舉止井然有致，而不是要打仗，去擴張領地。我們最豪邁、最光榮的事業乃是生活得寫意，一切其他事情，執政、致富、建造產業，充其量也只不過是這一事業的點綴和從屬品。³

蒙田從古代英雄的壯舉與愉悅中參悟生命的價值，因而凱撒、亞歷山大等，常成為他崇尚的對象；他從藝術詩文中尋找生命的真與美，因而賀拉斯、維吉爾等，自然而然地引用於他的隨筆；他從哲學中探索生命的意義，因而穆罕默德、西塞羅等，從他隨興而引人深思的筆下散發智慧。他的生活不是乏味而是愉悅，他的隨筆不是自戀而是參究。

其三，那麼，蒙田的生命定位究竟是什麼呢？冷學寶（2011：48）言簡意賅地指出：《隨筆集》諸篇「既有對知識權威的中肯批評、對人類情緒欲念的冷峻剖析、也有對世界文化的深層研究、對人類自身的積極省察、還有對心性獨立的真誠追求、對靈魂自主的深情渴望」。《隨筆集》的哲學思想可略分成三個階段：斯多葛 (Stoicism) 階段，認為人要經歷痛苦的磨煉，研究哲學就是要正視死亡。懷疑論階段：對宗教權威產生懷疑，他的千古名言「我知道什麼？」關注思考的必要性和可能的終極真理。成熟階段：宣揚人性善良，持續以與自我對話的方式認識自我，關注人的偶然性和未完成性。由他的名篇名言可見其思想一隅：

畢達哥拉斯說自然中除了懷疑以外不存在別的，對一切事物都可以討論，甚至對於一切事物都可以討論這一點也可以討論。瑞西法納斯說，在一切彷彿存在的事物中，不存在大於存在；唯有不確定是可以確定的。……概括成一個問句：「我知道什麼？」我把這句話作為格言，銘刻在一把天平上。（Montaigne, 1595/1997 中卷：215、216）

我研究自己甚於研究其他科目。這是我的玄學，我的物理學。（Montaigne, 1595/1997 下卷：005）

3 Michel de Montaigne (1994)。要生活得寫意。載於梁宗岱、黃建華（譯），*蒙田隨筆*（*Montaigne Essais*）。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取自 www.eeqi.com/wenxu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64

蒙田是歐洲文藝復興晚期一位很具特色的人文主義思想家，是這個時期懷疑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傳承了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因此崇尚個性與自由，認為個性的解放才是真正的人類解放，強調了文藝復興時期以人為中心，並具有世界意識的文化觀念。他背反當時的經院哲學，強調我要研究的就是我自己，清醒地認識自己！（單晨，2012：47）一言以蔽之，蒙田的生命定位，就是以徹底的「懷疑論」研究如何「認識自我」。

參、生命光譜之二：研究生——理性批判的「生活非美學」⁴

小說敘述者研究生也在確立她的生命定位。基於她的學位門檻與學術前途，她活著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將自己打磨成銳薄而犀利的理性刀片。只求真，對於善與美無須關心。比如她寫蒙田報告的過程：她只在意三天內要把這學期的報告寫完，三更半夜才在心急如焚地胡亂翻看圖書館的借書、雜亂地摘要著筆記、搜索枯腸地續寫未完成的報告（張惠菁，1999：24）。即使她認為蒙田的生活百無聊賴又瑣碎重複，他的書寫還能具有什麼意義，這樣的研究對象要用論文形式來推敲他簡直太無趣了……，但為了不被當，只好想方設法去刺激寫論文的靈感（張惠菁，1999：34）。因此她既無謂又嗜血地與一名泛泛之交胡媛媛來往，忍耐著她的貧乏膚淺與絮絮叨叨，為的是借用胡媛媛去析論蒙田。胡媛媛的自戀、自我分析、對命運的信仰、對自我鏡像的執迷……，研究生窺視胡媛媛這些生活影像以便去解讀蒙田。她在胡媛媛身上看到蒙田的「寫實版」，利用她作為寫報告的象徵、神蹟或信使（張惠菁，1999：72）：

4 本文「生活非美學」相對於「生活美學」而言：林永發「生活美學」的義界言簡意賅：「生活美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生活品味的展現。雖然每個人選擇的內容和展現的方式不同，但都是一種價值，而價值的高低和社經地位並不成正比，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感受力和經驗。美學的內涵在於創意，在於啟發，在於包容和人性的顯現。而美學的形式在於秩序，在於規律，在於和諧，在於張力。生活美學是一種美感的生活享受，人活著的意義在於享受生活，如果人活得很沒趣，活得沒有品質，便失去了生命的意義。人因為美而活著，美學彰顯個人的品味和風格，在食衣住行育樂中，處處可以展現我們的美學素養。不用深奧的哲學理論，只要我們隨時用心去感受，美學自然存在生活之中。」（林永發，〈何謂生活美學〉，www.ttcsec.gov.tw/Archive?uid=564、林永發，〈生活與美學〉，ttdares.coa.gov.tw/htmlarea_file/web_articles/ttdares/.../990804-004.pdf）。〈蒙田筆記〉小說中研究生只在意能否即時完成要求新意與嚴謹的學術報告，她理性而冷酷地構想報告的問題意識，對研究對象蒙田不甚耐煩而且沒有學術熱情，只想現實而鋒利地將他解剖分析了，如期繳交之後就可以將之壓根兒拋開。研究生只在意她對胡媛媛的心理分析如何能作得冷靜、合理而正確，完全不關心胡媛媛是否也有真情實感，朋友之間是否能有真實溫暖的情誼……。研究生的理性批判和不屑嘲諷，使她陷入如此孤寂乾枯的境地，完全無法領略生命的美與愉悅。如林永發所言：「美學的內涵在於創意，在於啟發，在於包容和人性的顯現。……生活美學是一種美感的生活享受，人活著的意義在於享受生活，如果人活得很沒趣，活得沒有品質，便失去了生命的意義。」對照於〈蒙田筆記〉小說中研究生只有冷酷的理性批判，沒有學術熱情與友情誼的閉鎖生活，筆者故將之命名為「生活非美學」，如此生活委實無趣、失去了生命的意義，更遑論生命定位了。

我只是想讓自己試著感覺蒙田曾經作為一個活人的人性。當然我不會把這些想像都放進我的學期報告裡……我只是需要一點靈感。然後我就會把胡媛媛和貓蒙田的日常生活瑣事都一起丟開。(張惠菁, 1999: 52)

研究生只在意能否即時完成要求創意與嚴謹的學術報告,她理性而冷酷地構想報告的問題意識、生命力、現實感種種。對研究對象蒙田不甚耐煩而且沒有學術熱情,只想現實而鋒利地將他解剖分析了,如期繳交之後就可以將「貓蒙田」壓根兒拋開,束之高閣。

研究生對她的泛泛之交胡媛媛也是如此。她輕蔑且批判胡媛媛的算命、星座、沙龍照、化妝、保養、打扮、旅遊、情史、品味、自戀、理想型的自我……一切的一切,卻還一直虛與委蛇地與她談心閒聊。胡媛媛在絮絮叨叨地談論自己的時候,研究生總在動腦筋對她冰冷地解剖分析,從她的睫毛弧度、桌布選色、情人形象……一步步推論出胡媛媛唯一愛的只是自己納西希斯 (Νάρκισσος)⁵式的理想影像;推論出其自閉與自我感覺良好,一如蒙田。某日兩人閒逛的時候,胡媛媛不巧與路人「撞衫」而尷尬走避。研究生再度冰冷分析:

胡媛媛內心裡認為自己超級特別,而她正穿著的這件衣服則是這個特別的自我的一種特別的延伸。胡媛媛不願意看見有人穿著這個延伸的自我,不願意識到自己其實和別人一樣……承認吧。胡媛媛。妳一點也不特別,妳平凡到了極點,妳和別人一模一樣。妳不過是個標本罷了,證明了在這個自我的特別性極度迷失的時代裡,人只能執迷於向衣著食物等外在物裡去尋找自己的特別。(張惠菁, 1999: 69)

研究生只在意她對胡媛媛的心理分析如何能作得冷靜、合理而正確,完全不關心胡媛媛是否也有真情實感,生為一名美女是否能有己悅而容的樂趣,朋友之間是否能有真實溫暖的情誼……。她對胡媛媛的漂亮臉龐無動於衷,只當她是日日保養髮膚而完全無感於髮膚內的形上思考的美麗生物。一如植物學家不能欣賞奇花異卉的香氣與光澤,只是用刀解剖花瓣與花萼,用顯微鏡檢視根莖與葉脈,推敲其間是否容得下真理。研究生的理性批判和不屑嘲諷,使她陷入如此孤寂乾枯的境地,完全無法領略生命的美與愉悅。

〈蒙田筆記〉的敘述者研究生大量徵引哲學、文學、藝術文本,從蒙田到清明上河圖,從納西希斯到希臘神殿的箴言「認識你自己」,從羅馬詩人盧坎到伊底帕斯,從希臘神話獵人阿克提昂 (Actaeon)到斯多葛學派,從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 (Franz Kafka)到柏拉圖……古往今來繁星閃爍,其中大多是應書寫蒙田所需而徵引,有些則難免「炫學」的嫌疑:

5 納西希斯(古希臘語:Νάρκισσος,字面意思為「水仙」)是希臘神話中一個俊美而自負的少年。根據神話,納西希斯是河神與水神之子,長大後成為全希臘最俊美的男子。一次納西希斯打獵歸來時,在池水中看見了自己俊美的臉。他於是愛上了自己的倒影,無法從池塘邊離開,終於憔悴而死。後來在納西希斯死去的地方生出了一株水仙花。

從咖啡廳不是頂好的音響裡流出鋼琴音符。……是舒曼的幻想曲。送咖啡來的年輕女孩長得很可愛，而我很無聊，所以就對她說：「舒曼。妳知道舒曼晚年住在精神病院嗎？」
(張惠菁，1999：90)

即使是學院裡的專業學者，要能通曉某一學門的知識，也是一件耗年累月而嚴苛艱困的差事。而在二十世紀千禧之交的後現代台灣，進出口貿易、網路連結、文化交流如此頻繁，各式知識、資訊鉅量爆炸，如何快速而有效率的吸收並運用各式文化，是研究生這類知識份子共有的焦慮。蒙田的學說只是歐美出口外銷的，層出不窮的文化商品之一。她在廣泛涉獵速食各式文化之際，是否有暇去鑽研蒙田既廣博又豐厚、既叨絮且嚴肅的論述？〈蒙田筆記〉是無意識的切割原典，還是有意識的「誤讀」與「演義」？不禁令人存疑。小說以奇思妙想改寫蒙田的哲學言說，腹有詩書氣自華，成為文學獎爭逐中突顯自我的強項；又以博學炫學的各式文化徵引，贏得文學獎評審「理想讀者」的注目和肯定，使小說的感性文字增添時尚的知性深度。研究生不求甚解且並非必要地徵引蒙田及各式知識，而讀者也見怪不怪，體現出消費者對炫奇的當代文化商品的爭逐與眩惑。旁徵博引、隨意解構、快速批判，成為研究生這類後現代知識份子的「必要之惡」。

肆、生命光譜之三：胡媛媛——後現代的「娛樂道德」⁶

研究生的朋友胡媛媛，也在確立她的生命定位。基於她的青春綺貌與異性魅力，她活著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實踐並享受後現代的「娛樂道德」。胡媛媛這一名嚴重美麗的女子，為我們演示了台灣後現代生活裡的種種愛戀與耽溺。一如朱天文小說〈世紀末的華麗〉裡的時裝模特兒米亞。讓讀者、觀眾在一定的審美距離之外，能鑑照並反思後現代社會的物化與虛妄。

胡媛媛演示的第一種愛戀是——影像耽溺：胡媛媛的生活是新世代的理想典範，青春漂亮、品味高尚、情史豐富、小資財力足以購買所有增進美貌的必要配備，並能經常出國旅遊……，她奉行的是消費社會的「娛樂道德」——青春美貌而歡愉。她一如生活雜誌、影視新聞無時無刻投影在廣告上的，充塞並引領我們

6 後現代的「娛樂道德」，是後現代理論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批判論述：「消費者把自己看作處於娛樂之前的人，看作一種享受和滿足的事業……消費者、當代公民沒有必要去擺脫這種幸福和享受的約束，在**新倫理**中它與生產勞動的約束是等價的。……他應該細心地不斷調動自己的一切潛能，一切消費能力。假如他忘了這樣做，就立即會有人（消費體系、影視廣告等）好心地提醒他沒有權力不幸福。……消費者總是怕錯過什麼，怕錯過任何一種享受……這裡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甚至也不是品味或特殊愛好，而是一種擴散了的牽掛挑動起來的普遍好奇，這便是『娛樂道德』，其中充滿了自娛的絕對命令，即深入開發能使自我興奮、享受、滿意的一切可能性。」（Baudrillard, 1970/2006：51）布希亞發表了許多後現代消費社會的文化評論，常能犀利的命名與分析當代文化；理論文字帶有鮮明流轉的形象、冷涼地嘲諷、魅惑力與詩意。如後現代新倫理——「娛樂道德」一辭，一語中的地批判了後現代消費心理與共犯結構。

日常生活的「萬人迷」，一朵後現代影像凝結而成的虛妄之花。影視廣告不斷地洗腦、驅策我們去對這樣的形象產生慾望和渴求。

胡媛媛需要不斷地看著自己。胡媛媛是永遠的對鏡呢喃者，像希臘神話裡的美少年納西希斯那樣盯著自己的水中倒影。我想起櫥窗裡的少女，和騎樓裡匆促而行的人們。一整代的納西希斯，每個人都專注地看著自我。因為這樣一致的自我凝視，使她們看起來都一樣。(張惠菁，1999：33)

第二種愛戀是——情愛耽溺：新世代講究愛情與性的絕對自主權，揚棄傳統一對一的家庭價值觀，轉向於多元而清淺的情愛追逐。胡媛媛擁有「公司之花」的美名與致命的吸引力，經常更換男友。新世代的愛情佻達又隨性，胡媛媛對男朋友的觀感，就如她對時尚的觀感，依賴的是場景鏡象，及其伴隨的場面氣息。她絕對不會交超商櫃台邊滿是茶葉蛋和黑輪氣味的呆呆男生；她鐘意的一逕是那種長得很帥，鐵灰色西裝配藍襯衫鮮黃領帶，時尚雜誌彩色頁穿衣法的雅痞一族，這樣的男子才能配得上她的美貌與身價。

第三種愛戀是——「跨國界的奢侈品邦聯」：胡媛媛通曉一切後現代消費社會到處傾銷著的，迷人、古怪、不一定有特定用途的「玩意兒」：松田聖子美容食譜、特殊護理精華液、捲翹睫毛膏、中藥補品、敷臉死海泥、歐洲鄉村氣息咖啡廳、進口沐浴鹽、印花棉質長窄裙、優雅又有格調有文化的濾泡咖啡、Hugo Boss西裝……，胡媛媛這些林林總總的玩意兒，嘈嘈切切地敲響了一個異想世界：後現代台灣好似已經加入了「跨國界的奢侈品邦聯」。這個邦聯豔光四射又無比真實，像是已經實現了的，一個物資豐盈、奢侈品滿溢的理想烏托邦，一個人間仙境。胡媛媛在其中悠遊自在地精挑細選，努力打造出「有個性的自我」，以顯現自己的「超級特別」。完全不在意這其實是消費體制捏塑出來的「神話」。因為全球商品的生產與行銷流線都是一樣的，超級大量的且制式化的；而每個人尋求「自我」的價值模式也都是一樣的，都是被動的、被跨國資本商業邏輯預先設定好了的。商業廣告甚且不斷誘引人在滔滔的商品洪流中購買再購買，暗示昂貴的「物」的累積，能強化你深刻的特異性，甚至能讓你找到所謂的，靈魂。而胡媛媛這朵物欲之花，實是毫無自我認知的「超真實」，是一個理想的幻象，在她身上具現的是台灣當代的物欲愛戀與自我耽溺。

伍、生命光譜之四：多元生命色澤的重疊與扞格

蒙田、研究生、胡媛媛儘管生命色調各有殊異的光彩，但他們的三色相疊處，都在探索「理想的生命方向」。蒙田的生命重要性，就是堅決主張以徹底的「懷疑論」研究如何「認識自我」。研究生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打磨她的理性枷角，

以刺探解剖研究對象蒙田，以理性分析她的朋友胡媛媛，並且博學多識、快速吸收、轉化與批判各式知識與資訊，以符合研究生的學位門檻、學術前途與當代文化風尚。而胡媛媛活著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實踐並享受後現代的「娛樂道德」。

而他們的三色扞格處，在於研究生無意間打濕了即將完成的蒙田報告筆記，筆記字跡已無可挽回地疊合漫漶了，象徵她承認誤讀蒙田，因而將先前對蒙田存在本質的認知完全歸零。而自戀又戀物的胡媛媛，竟然在研究生面前為了愛情失戀而痛哭，象徵她也有真情實感，並非如研究生所分析的只是一個被商品拜物教徹底異化了的無思想的美麗生物。

故事進行到尾聲高潮，情節急轉直下，失戀痛哭的胡媛媛去找研究生訴苦。研究生一向認為胡媛媛執迷於自我的理想鏡像，認為胡媛媛喜歡男友是因為可以從男友眼裡看見自己的美好，胡媛媛的一切行為都是回到自身、凝視自己，對於胡媛媛這次真會喜歡上男生，研究生認為這在她的理性心理分析上是絕對不可能成立的：

（研究生）妳喜歡他？……如果他沒有愛上妳，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了解」妳嘛！……如果他不「了解」妳，那他眼裡就沒有理想型的妳嘛！……如果他眼裡沒有理想型的妳，那妳就不可能在他眼裡看見自己的鏡像嘛！……所以，妳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愛上他嘛！……（胡媛媛）我就是喜歡他嘛！不管他喜不喜歡我，我都喜歡他嘛！……（研究生）我在筆記上建構起來的胡媛媛形象，現在同樣在她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被否證了，她什麼都沒有說。只是坐在那裡流淚，把睫毛膏融化成兩條黑色的河流，就足以否定我所有的推理。（張惠菁，1999：79）

在蒙田出發去尋找那枚父親生前最心愛的遺物所可能傳達的神秘訊息之時，蒙田受不了村子裡的無賴對他的威嚇和勒索，他奮力逃跑以致被引領且病倒在父親生前鍾愛的妓女家；為了替莊園領主蒙田的莫名大病找一個替罪羔羊，因此啟動了村莊自動運行的獵巫裝置，無賴及妓女都被處以火刑，大火蔓延且不慎燒毀了整個蒙田的莊園；他護衛理想自我、不受外力滲露的堡壘摧毀了，若真有理想型的自我也從此無所寄託了。他也發現父親晚年仍然召妓，使蒙田自以為繼承自父親的純粹的、理想的、無染的隱士命運也轟然崩塌了。因此，研究生對於蒙田的「自戀的」、「命定論的」、「恆久不變的」、「理想型的自我」的理性分析，也推論斷裂而顯得錯誤而失效了：

我想起我的蒙田筆記還放在口袋裡。在什麼時候，從那個我不知不覺的空間滲露過來的水？……我小心地分開濕透的紙頁。在糊濕的紙頁上，字跡模糊地相疊在一起。藍色墨水還在不斷地暈染……直到整本筆記簿子裡的字跡成為不復可辨的一團團塊。（張惠菁，1999：98）

這明顯是一種象徵式的筆法，暗示研究生自覺她對蒙田的「孤島自戀」推理是一廂情願的、罔顧現實的、有所謬誤而不堪一擊的。她用被水滲透而模糊不可辨別的筆記，象徵她只得承認對蒙田的認知與分析應該一切歸零。

悅讀析論至此，筆者不由得連想起張惠菁〈蒙田筆記〉可能的創作原型——沙特 (Jean-Paul Sartre) 的名篇《嘔吐》，它是故事敘述者羅岡丹的日記，記敘他在小鎮的生活，原本要寫一本關於羅爾邦侯爵的歷史書，卻漸漸發現自己的「存在」而無法繼續。如果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存在，那要如何追溯年代湮遠不復記憶的歷史人物的所思所行？

同樣一束追尋生命定位的純白光束，打進〈蒙田筆記〉小說的三稜鏡裡，卻散射出繽紛歧異的光譜：鐵灰色的蒙田智慧、冰藍色的研究生理性與玫瑰色的胡媛媛影像。三色涇渭分明而一如閉鎖孤島，無法溝通相融。侯作珍 (2009: 379) 所謂：「在張惠菁的〈蒙田筆記〉也有一個冷靜、保持距離、不斷分析、思考和懷疑的小主體，不走抒情路線而走理性路線，最後被層層的理性分析和拆解所擊倒……脆弱無依。……對自我解消後的失根困境都無能為力，在迷霧中徬徨摸索，卻找不到答案」。

然而，是否有轉念的可能？或是換個折射的角度，使三色互相滲透、影響，使三色固有的生命定位產生正能量的變化與流動呢？因為，後現代主義創作多如恆河沙數，有偏向商業性的後現代主義作品（比如衛慧的《上海寶貝》），也有偏向批判性的後現代主義作品（比如王小波的〈紅拂夜奔〉）；所謂「主義」必有其攻擊的前行思潮、其創新獨特的主張及其一定的影響力。後現代主義主體並不一定如侯作珍 (2009: 366) 所言「後現代的自我在各種影像和資訊的穿透下消亡，成為扁平和零散的個體，無力對抗異化」，後現代也有「行進中的主體」，比如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所言，會隨著不同的案例與時局，調整自己的行進步伐與戰略，以參與後現代千變萬化的「正義戲局」 (Lyotard, 1985)。

〈蒙田筆記〉裡的研究生既然已經自覺自己的誤讀蒙田、誤讀胡媛媛，自我質疑自己的理性；而胡媛媛既然已經拋卻一切影像和資訊的虛妄，展現她強勁有力的「愛」的能力。那麼，她們的生命定位的改變定是指日可待的。雖然小說戛然而止，但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生命定位流變的可能性，是鮮明可期的留白，筆者將於本文結語中嘗試對之引申推演，以趨近那尚未言說的生命可能。

陸、結論

本文論述張惠菁小說〈蒙田筆記〉的基底主題及生命光譜，參照文藝復興時期法國文人蒙田《隨筆集》中的哲學思想。文中聚焦於三位主角「我為什麼活著？」的生命定位，探討蒙田的隱逸文人的的人生哲學、研究生的理性批判的「生活非美學」，與胡媛媛的後現代的「娛樂道德」，並釐析這三種生命色澤的重疊與扞格之處。

〈蒙田筆記〉小說中的三個主要角色分別探索智慧、思想、身體三種生命方向，有人已定位，有人未完成。蒙田的名言：「我研究自己甚於研究其他科目；這是我的玄學，我的物理學」，認為人可以獲致精神上的獨立、確認本來的面目，得到真正的智慧。而「唯有文字輝燦作者的自我」，蒙田的生命定位已完成於《隨筆集》這一「立言」三不朽。

《隨筆集》經過數百年的歷史淘洗，被人們譽為歐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經典之一。因而在本文的結語中，筆者認為《隨筆集》的生命智慧或可為仍為生命困惑的小說角色指引出一條安身立命之道。

比如孤寂枯索、自我懷疑的研究生，或可從蒙田的懷疑論中獲得堅定不移的、理性思考的能量。蒙田名篇名言〈雷蒙·賽邦贊〉如是說：「我知道什麼？」；用格義的說法，學然後知不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蒙田筆記〉的研究生最終自覺了自己的理性分析的謬誤——對蒙田的誤讀，成為一個映照時代的具體而微的徵象，這是研究生的侷限，是知識份子的侷限，也是後現代資訊爆炸的，文化商品化的侷限；在這一個徵象裡，可以看到自己還有很多本該謙虛的地方，以及強力的持續求知的動能。蒙田名篇〈要生活得寫意〉，在終生閱讀、書寫、理性思考之際，仍主張「最豪邁、最光榮的事業乃是生活得寫意」，跳舞之必要、一夜好眠之必要、在優美的園中賞花散步之必要……，而〈論三種交往〉裡的友誼論，或也可給予研究生冰冷的人際關係些許人情潤澤。

比如膜拜青春綺貌，以身體為聖殿的胡媛媛，或可經由與研究生的友誼交流，嘗試去閱讀蒙田的智慧，在日日保養髮膚之外也能增益成為髮膚裡容有形上思考的美麗生物。比如蒙田〈論相貌〉篇，論述人的內在精神品質的美和顯現在外的相貌美；認為女人越是美貌品行就越糟糕的說法不一定有道理；質樸、自然、自由是美；美是精微隱藏的，需要敏銳和純正的眼光來發現它們秘密的光輝；美是相對的，美的不確定性取決於美感的不確定性……(Montaigne, 1595/1997 下卷：334-371)；〈熱愛生命〉篇：「風和日麗的時候……我是在慢慢賞玩、領略美好的時光。……我覺得它值得稱頌，富於樂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還是如此。我們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賜，它是優越無比的。」⁷這樣的思考，或可幫助胡媛媛破除生活雜誌、影視廣告裡虛擬美好的物欲洗腦魔咒，重新思考「美」的意義、重新感受其他美好的生命，從而重新展開認知自我、定位生命的旅程。

如此，這樣一束「我為什麼活著？」的生命定位純白光束，打進〈蒙田筆記〉小說的三稜鏡裡，那繽紛歧異不能相容的三種生命光譜，或可三色互相滲透、影響，使各自固有的生命定位能產生正能量的變化與流動。研究生、胡媛媛都還處在青春無敵的生命階段，都有可能成為後現代「行進中的主體」，尚未言說尚未定型的生命，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7 語文網(2009年6月25日)。Michel de Montaigne 熱愛生命。2014年10月1日，取自 www.5156edu.com

參考文獻

- 王小波 (1999)。紅拂夜奔。載於王小波，**青銅時代** (頁 3-39)。台北：風雲時代。
- 王德威 (2000)。搜神——閱讀張惠菁的小說。載於張惠菁，**末日早晨** (頁 3-6)。台北：大田。
- 朱天文 (1992)。世紀末的華麗。台北：遠流。
- 李奭學 (2004)。鏡像階段——評張惠菁著《惡寒》。載於李奭學，**書話台灣：1991-2003 文學印象** (頁 98-100)。台北：九歌。
- 冷學寶 (2011)。讓思想成為習慣。**師道**，1，47-48。
- 馬振騁 (2009)。我知道什麼？——蒙田和《蒙田隨筆》。2014 年 10 月 1 日，取自 hcbooks.blogspot.com/2009/12/michel-de-montaigne.html
- 侯作珍 (2009)。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東華漢學**，10，375-380。
- 張瑞芬 (2006)。五十年來臺灣女性散文・評論篇。台北：麥田。
- 張惠菁 (1999)。蒙田筆記。載於張惠菁，**惡寒** (頁 3-103)。台北：聯經。
- 單晨 (2012)。蒙田《隨筆集》中的懷疑主義和文學美學觀念。**金田**，4，47。
- 楊照 (1999)。清醒的迷夢——序張惠菁的《惡寒》。載於張惠菁，**惡寒** (頁 1-6)。台北：聯經。
- 蔡曉濱 (2010)。探討哲學就是學習死亡——讀蒙田隨筆集《論羅馬、死亡、愛》。**走向世界**，14，94-95。
- 衛慧 (2000)。上海寶貝。台北：生智文化。
- Jean-Paul Sartre (1938/1997). *La Nausée*.
桂裕芳 (譯)。嘔吐。台北：志文。
- Jean Baudrillard (1968/1997). *Le système des objets*.
林志明 (譯)。物體系。台北：時報。
- Jean Baudrillard (1970/2006).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劉成富 (譯)。消費社會。南京：南京大學。
- Michel de Montaigne (1595)。要生活得寫意 (梁宗岱譯文)。2014 年 10 月 1 日，取自 www.eeqi.com/wenxu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64
- Michel de Montaigne (1595/1997). *Montaigne Essais*.
潘麗珍、王論躍、丁步洲 (譯)。蒙田隨筆全集。台北：臺灣商務。
- Lyotard, Jean-Francois, and Jean-Loup Thebaud. (1985). *Just Gaming*. Trans. Wlad Godzich.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Life Orientation: The Text as the Prism of Life in Hui Ching Chang's *Notes on Montaigne*

Hsia-Mei Lo¹

Abstract

Notes on Montaigne, a novella written by a new Taiwanese writer, Hui Ching Chang (1971-), won the Prize of Literature sponsored by the Central Daily News (1997). Afterwards, she continued writing, won a number of prizes frequently, and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in literary circles, finally becoming one of the intellectual writers in the new writing generation. *Notes on Montaigne* concerns the question of “why I live,” a sophisticated and key question asked through the ages. Through the absurd and sober refraction of the text as the prism, the opaque and mysterious question beam is refracted to wide-range life spectrums of flamboyance and high contrast. These spectrums investigate the meanings and orientations of life. In the transition of millenniums, *Notes on Montaigne* makes a profound and fantastic exploration of life orientation that truly fascinates m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analyze a few life spectrums in relation to some ideas mentioned in *Essais*, written by Michel de Montaigne, a Renaissance French writ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writer Montaigne's philosophy of life, the graduate student's analytical non-aesthetics of life, Yuanyuan Hu's postmodern morality of entertainment, and the overlappings as well a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hree tones of life. The three protagonists explore three distinct life directions—wisdom, reasoning and physical satisfaction. One positions firmly while the others do not. Through writing *Essais*, Montaigne positioned himself firmly in the writing profession, and left his wisdom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conclusion, I argue that the wisdoms in *Essais* can guide the confused characters to a path of righteous life, thereby leading them to embark on a journey of self-recognition and life orientation.

Keywords: Hui Ching Chang, *Notes on Montaigne*, *Montaigne Essais*, life orientation, postmodern

¹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a-Mei Lo, Tel: 06-253-3131 # 8448, E-mail: rosa@mail.stust.edu.tw